

言语的语言学导论

岑运强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言语的语言学导论 岑运强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励耘文库)

陈星尧 魏书云 魏书云 魏书云

I 语言... II 岑... III 语言学研究 IV 语言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 000000 号

书 名: 言语的语言学导论

著作责任者: 岑运强 著

责任编辑: 徐丹丽

标准书号: 陈星尧 魏书云 魏书云 魏书云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000000 号 000000

网 址: 陈星尧 魏书云 魏书云 魏书云 电子邮箱: 陈星尧 魏书云 魏书云 魏书云

电 话: 邮购部 010-000000 发行部 010-000000 出版部 010-000000

编辑部 010-000000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陈星尧 魏书云 魏书云 魏书云 开本 000mm×000mm 印张 000千字

0000年 00月第 00版 0000年 00月第 00次印刷

定 价: 0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000000 电子邮箱: 陈星尧 魏书云 魏书云 魏书云

目 录

前 言.....	(员)
第一章 什么是言语的语言学.....	(员)
第一节 言语的语言学之由来、实质及意义	(员)
第二节 言语的语言学之界定、内容及研究方法.....	(员)
第二章 从语言学史看语言和言语	(圆)
第一节 从所谓“五段”看语言和言语	(圆)
第二节 从所谓“两线”之争看语言和言语	(猿)
第三节 从所谓“三解放”看语言和言语	(猿)
第三章 有关语言和言语、言语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的讨论	(源)
第一节 语言和言语之辨析	(源)
第二节 语言和言语的实质与划分	(源)
第三节 殊途同归 :言语的语言学	(缘)
第四节 言语学还是言语的语言学	(缘)
第五节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理据性 ,语言的起源与发展	(苑)
第六节 言语活动论	(怨)
第四章 宏观言语的语言学	
——有关言语的语言学的一般理论.....	(员)
第一节 言语过程理论	(员)
第二节 言语行为理论和礼貌原则	(员)

第三节	言语规律	(页码)
第五章	微观言语的语言学	
——	对言语的语言学的扩展与补充	(页码)
第一节	言语的声音	(页码)
第二节	言语的语义	(页码)
第三节	言语的词汇	(页码)
第四节	言语的语法	(页码)
第五节	语言、言语和文字与文字教学	(页码)
第六章	宏观言语的语言学的具体研究	(页码)
第一节	课题一 :言语的得体性	(页码)
第二节	课题二 :言语交际能力	(页码)
第三节	课题三 :公共关系言语	(页码)
第四节	课题四 :对言语幽默的“乖张”准则的探讨	(页码)
第五节	课题五 :对文学作品中“呆傻语”的探讨	(页码)
第六节	课题六 :对言语交际的新形式——手机短信的探讨	(页码)
第七节	课题七 :广告语的变异与规范	(页码)
第七章	言语病的防治	(页码)
第一节	言语交际中的言语病的防治	(页码)
第二节	写作中的言语病的防治	(页码)
后 记	(页码)

前 言

言语的语言学是由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云梯之梯)提出而没有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众所周知,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到一条红线和六种语言学。这一条红线是:“不管我们采用哪一种看法,语言现象总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对应的,而且其中的一个要有另外一个才能有它的价值。”^[1]六种语言学就是:语言的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索绪尔在该书中对上述各种语言学都用一定的篇幅涉及到了(虽然他反复强调的是语言的语言学、内部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唯独言语的语言学没有涉及,只是在第四章“语言的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的末尾中提到:“如果有必要,这两门学科都可以保留语言学这个名称,我们并且可以说有一种言语的语言学。但是不要把它和固有意义的语言学混为一谈,后者是以语言为唯一对象的。我们将讨论后一种语言学。如果本陈述的过程中有时要借助有关言语研究的知识,我们也将力求不抹杀这两个领域的界限。”^[2]由于索绪尔当时大力提倡研究前三种语言学,由于索绪尔之后语言学家把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这三种语言学上,由于索绪尔提出言语活动、语言和言语三个概念并且没有指明言语的语言学研究的是言语活动还是言语,由于后来人不断提出新的说法如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潜势系统和实际运用,由于从言语活动中不易理出一个统一体,由于时代的种种局限等等,言语的语言学一直未受到正视与重视(虽然后来取得的许多成绩已经属于该领域)。应该特别指出:现在许多人一提到索绪尔就把他与语言的的语言学、内部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画等号,以为他反对后三种语言学,这是天大的误会。根据他的“一条红线”思想,语言研究不可能切断其“两个方面”的另一方面。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后三种语言学的研究,那么前三种语言学也是片面的。最新发现的材料证

明·索绪尔同样重视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正如戚雨村先生在《索绪尔研究的新发现》一文中引用索绪尔关于成立修辞学研究室的报告里所说的:“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是十分宽广的,其研究领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接近语言,是消极的储备;另一部分接近言语,是积极的能量,言语是随后逐渐渗透到言语活动另一部分中去的真正源泉。(一个系里)有两个研究室完全不是多余的。”^[1]语言学之所以被称为领先的学科,正是因为它总是能够配合不同时代的主流科学,及时奉献出一套走在前列的理论。我们认为,在交叉科学逐渐成为主流科学的今天,语言学要走在前列,不但要在语言的语言学上继续用力,也该在言语的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领域有所作为。

对于言语的语言学,我认为可以从狭义和广义、微观与宏观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本书在这些方面做了初步的探索。

本书可能是国内第一部言语的语言学专著,正因为如此,它可能还是很幼稚的。但我们相信,有生命力的幼稚是可以成长的。只要有更多的人浇水灌溉,幼苗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的。

注 释

[1]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0页。

[2] 同上书,第100页。

[3] 戚雨村:《索绪尔研究的新发现》,上海:《外国语》,1982年第1期。

第一章 什么是言语的语言学

第一节 言语的语言学之由来、实质及意义

一、言语的语言学的由来

言语的语言学这一术语来自“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云译)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该书并非索绪尔亲手编纂,而是由他的学生在他去世后,以第三次课为基础,利用他们手头的全部材料,包括索绪尔夫人提供给他们的不断修改的原始材料,重新组织与综合而成的。在这部被公认为“划时代的现代语言学奠基作”里,索绪尔的学生们把其关于语言学中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的论述进行了整理。其中区分语言和言语、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被称为“建立言语活动理论时遇到的第一个岔路”^[1]。

其实区分语言和言语的思想在另一位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德国学者威廉·冯·洪堡特(云译)的论述里也有所体现。他在其代表作《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里就提到“有限的语言手段与无限的运用”^[2]。道奥兹威斯基(云译)在《语言和言语》一书中认为索绪尔语言的概念来自杜科海姆(云译),因为杜科海姆关于独立于个人表现之外的一种集体意识概念与索绪尔关于语言的概念有明显类同的关系,索绪尔有关言语的概念则来自曾与杜科海姆有过争论的塔德(云译)的观点。(罗兰·巴特[云译]认为这个假说不符合某些事实,因为语言学首先已经是发展了的。^[3])此外,一些学者认为法国哲学家孔德(云译)的“静态社会学”和“动态社会学”的区分、博杜恩·库尔德内语言时

间与演化的研究以及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精于阅读原著)、美国语言学家辉特尼(幸甚!幸甚!幸甚!)等人的语言思想都会对索绪尔产生影响。^[1]

不管是否受到洪堡特等人的影响,索绪尔正式、全面地阐述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并首次提出语言的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的概念。这样的内容集中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绪论”的三、四两个章节中。我们要特别指出,索氏理论中最常用也是最有价值的是他的两分法,他认为:“语言现象总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对应的,而且其中的一个要有另外一个才能有它的价值。例如:音响形象与发音器官;声音与观念;言语活动的个人的一面与社会的一面;言语活动已定的系统与演变等等。”^[2]不言而喻,语言和言语、语言的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也当然如此,它们是索绪尔“语言现象两个方面”的具体体现。

要知道索绪尔为什么提出语言和言语、语言的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还应回到索绪尔生活的年代。19世纪初到中叶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统天下的年代。经过先驱威廉·琼斯、草创者施列格尔、奠基人拉斯克、葆朴、格林的努力奋斗,特别是经过青年语法学派布鲁格曼、奥斯托霍夫、保罗等人的全力开拓,历史比较语言学取得了辉煌的业绩。索绪尔也曾经是一个历史比较语言学者,但他不同意保罗“只有研究语言历史的语言学才是科学”这个过于骄傲的论断,提出了区分语言和言语、共时与历时、内部与外部、语言的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的思想,索绪尔把前两者分别称为语言学的“第一个分岔路”与“第二个分岔路”。他认为在当时应该首先研究语言的的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在这几种相对的语言学里,索绪尔唯有对“言语的语言学”没有提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界定。他在区分了语言和言语这个“第一个分岔路”后只是说:“如果必要,这两门学科都可以保留语言学这个名称,我们并且可以说有一种言语的语言学。但是不要把它和固有意义的语言学混为一谈,后者是以语言为唯一对象的。”^[3]

那么,到底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言语?什么是语言的的语言学,什么是言语的语言学?很明显,要想明确后两个概念,首先要弄清前两个概念。索绪尔说“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即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的系统,“以许多储存于每个人脑子里的印迹的形式存在于集体中”^[4]。对于这一定

义,除了应该排除其中的唯心主义色彩外,大家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而对言语,历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我国语言学界在1956年到1957年有过“言语是否具有阶级性”的大讨论,除了极少数人认为没有必要区分语言和言语外,绝大多数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解释“言语”的真正含义上,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意见最有代表性:其一,言语是指言语动作;其二,言语是指言语作品;其三,言语是指言语的表达方式。^[1]讨论多少受到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制约,没有结论。但“文革”以后言语的概念基本趋于统一,大多数语言学概论的教科书都采用了“言语是说(写)和所说(所写)”的定义。这样,看来语言的言语学无疑是指专门研究语言系统内部要素的语言学;言语的言语学应该是专门研究“说(写)和所说(所写)”的言语学。近百年来,语言的言语学受到极大的重视,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言语的言语学”的提法却似乎从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有许多新成就本身就应该属于言语的言语学的范畴。

二、为什么言语的言语学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一) 索绪尔当时大力提倡语言的言语学

索绪尔在“格式塔完形性思想”的影响下提出在人类言语活动中应该区分语言和言语、共时与历时、内部与外部,在当时研究语言、共时、内部这种思想是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代替牛顿经典力学的时代相适应的(应该指出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系统说比自然科学的系统论要早几十年)。^[2]索绪尔认为固有意义学的言语学是以语言为唯一对象的。为了强调语言和语言的言语学在当时的重要性,索绪尔有意对言语活动和言语采取贬低的态度,他认为:言语是“个人的、偶然的、次要的”,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我们没法把它归入任何一个人文事实的范畴,因为不知道怎样去理出它的统一体”^[3];“要用同一个观点把语言和言语联合起来,简直是幻想。言语活动的整体是没法认识的,因为它并不是同质的……”^[4]“要么同时从几个方面去研究言语活动,这样,语言学的对象就像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离奇古怪、彼此毫无联系的东西”^[5]。这些话今天看来显然过激,或者可以这样说,言语的言语学是无法在索绪尔的时代得到

解决的,必须在语言的语言学取得一定的进展后才有可能提到研究的日程上来。但即使是这样,索绪尔也没有完全排除言语的语言学,他的意思是“两条路不能同时走。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它们应该分开走”^[15]。后来的事实证明,首先对语言结构系统进行分析,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它使得语言的语言学不但成为一门严谨系统的科学,而且为其他领域的开拓准备了一个可靠的支点。所以,索绪尔的门生当年在编撰《普通语言学教程》时,以这样的话作为全书的结尾:“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16]其实,今天看来,这句话应改为:“语言的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内部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索绪尔真正的语言学思想。

(二) 索绪尔之后语言学界很长一段时期的主攻方向是语言的语言学

索绪尔是公认的“现代语言学之父”,也是后来称霸近半个世纪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鼻祖。布拉格学派发扬了索绪尔关于语言社会性的一面,在音位学和区别特征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被称为“功能派”;哥本哈根学派则高举索绪尔“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的旗帜,深入研究“内容的形式和表达的形式”,被称为“符号派”;美国学派则更偏重对具体语言结构的描写,其主将布龙菲尔德宣称:“对我来说,也像对索绪尔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和萨丕尔一样,认为这一切,即索绪尔所谓的 语言要素 处于我们的语言科学的范围之外。”^[17]“语言学只管语言,即索绪尔所谓的 语言要素 的那些对说某个社群的语言的所有的人都是共同的特征,如音位、语法、词汇等等。”^[18]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特别是计算机时代相适应,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也被称为形式语言学,试图解释人的语言能力问题,因此抽象地涉及到人类大脑生成与转换的活动,似乎有一定的言语的语言学的味道,但由于始终在语言,特别是语法的框架内研究理想中的人,虽然有利于计算机的应用,但也暴露了严重脱离社会具体实际、脱离真实人的言语的弱点。语言学界普遍认为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仍然是研究语言形式系统的继续,他的研究兴趣在语言能力(语言能力)而不是语言运用(语言能力),而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是语言和言语的修改版。毋庸讳言,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形式语言学都取得了辉煌的业绩,这就使得言语的语言学的领地更加迟迟没有人去拓荒了。

(三)《普通语言学教程》有关语言和言语的论述存在一定的矛盾与混乱

正如原编者在序言中所说,“索绪尔是一个不断革新的人”,他在多年的讲课中少不了有些前后不一致之处,还有些地方颇令人费解。例如索绪尔提出了言语活动(言用)和语言(言能)和言语(言能)三个概念。那么,言语的语言学是指言语的语言科学呢,还是指言语活动的语言科学?一些学者认为索绪尔在语言和言语的论述中隐含着一个“巨大的矛盾”:员言语是言语活动减去语言,“在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1],这似乎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圆言语是“说话者赖以运用语言规则表达他的个人思想的组合”,是“语言的体现”,似乎是一种体现的关系。按照员言语是整个言语活动中抽去社会的、集体的以及主要的部分之后所剩下的支离破碎的残渣,是很难建立什么语言学科的;按照圆言语是未经科学研究对之分析处理的表层现象,当我们在言语中发现并抽取出某条规律的一刹那,它已经完成从言语到语言的跨越,也无法建立言语的语言学。^[2]至于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都是心理的”、“言语是纯个人的”观点更是早已受到了批判。

(四)由于一些学者和语言学家的误会或反对

法国学者罗兰·巴特在其名著《符号学美学》中论述了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及其辩证关系后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一种言语的语言学(至少根据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是这样),因为某些言语,当它们一作为一种传达过程而被掌握时,它们就已经是语言的一部分了,后者只能作为科学的对象。”对于罗兰·巴特这个论断,该书的译者、我国著名美学家董学文等人看出了破绽,于是加上一个注脚:“这一点与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中的观点相矛盾。索绪尔认为:‘我们并且可以说有一种言语的语言学,但是不要把它和固有意义的语言学混为一谈,后者是以语言为唯一对象的’,在这里,罗

① 关于刘大为先生的这一看法,我们在《殊途同归——言语的语言学》兼与刘大为先生商榷》一文中做过评论,见《修辞学习》2005年第2期、《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和本书第三章。

兰·巴特可能是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的。^{〔15〕}法国语言学家、梅耶的忠实合作者柯恩直接反对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认为这一区分“是语言研究毫不需要的框架”。我国语言学界在言语有无阶级性的讨论中,也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区分语言和言语。原苏联学者斯米尔尼茨基主张区分语言和言语,契科巴瓦则反对这一区分。直到现在,恐怕仍会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区分。曾经提出语言学的任务是“就人类言语活动、为人类言语活动而研究言语活动”的口号与索绪尔“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的口号相对抗(或者说是发展与继承)的功能语言学家马迪内(马迪内)在1969年说:“语言和言语的这种区分十分有用,但会使人认为,言语另有和语言组织相独立的组织,甚至可能会认为,和语言的语言学相对立,还存在一种言语的语言学。”^{〔16〕}

(五) 由于历史上“整齐论”与“参差论”两线在争论中前者总是占上风

音义关系的理据性和约定性的争论可以说贯穿整个语言学史。公元19世纪欧洲的“名实相应论”与“名由人定论”的争论成为“整齐论”与“参差论”两线斗争之源。“整齐论”强调语言编码的规则性,“参差论”强调语言编码的不规则性。“编码的这种规则与不规则的争论在语言史上构成不同学派相互竞争的一条主轴,不同的理论大体上都围绕着这一主轴而展开自己的论述。”^{〔17〕}例如,施莱歇尔提出谱系树理论,主张“井然说”,青年语法学派的口号是“语言规律无例外”,施密特提出波浪理论,主张“杂乱说”,方言地理学派的口号是“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索绪尔作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集语言研究之大成。“他对言语活动的研究作了总体规划,提出一系列的区分。他首先把言语活动区分为语言和言语,再把语言研究区分为共时和历时。区分出来的每个领域都要研究,都同样重要。他认为首先要研究的是语言内部的共时系统。”^{〔18〕}索绪尔之后有两个重要的学派:一派是结构主义学派,一派是心理社会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又分为三派,它们的研究各有侧重,但都致力于分析语言内部的结构系统,属于“整齐论”一线;心理社会学派则偏重语言的社会与心理的联系,属于“参差论”一线。其后,乔姆斯基沿着“整齐论”一线继续前进,而伦敦学派和社会语言学以及词汇扩散理论则沿着“参差论”一线发展。总之,“整齐论”一方的研究偏重于超社会

的、有规则的、语言的实际运用的差异,强调调查与统计。“约定论与规定论、规则论与不规则论的竞争在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中以哪一种理论占优势?是约定论、规则论。”如果说,言语的语言学属于“整齐论”,言语的语言学属于“参差论”,那么,在语言研究的历史上当然是言语的语言学占据绝对优势,这也是言语的语言学长期未被重视的原因之一。

(六) 索绪尔之后各家说法纷纭,言语的语言学的说法被淡忘

索绪尔提出语言和言语、言语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四个概念后,对言语的语言学并未做深入阐述。而索绪尔之后的不少语言学家,不断对前两个概念,即语言和言语进行改造,而后两个概念反而被淡忘。如:叶尔姆斯列夫用习惯用法和修辞手段代替语言和言语;布拉格学派把语言理解为模式、常规;英国 厄恩琼斯把习惯用法,美国萨丕尔把模式都认为是语言;乔姆斯基用语言能力(精采理论)和语言运用(精采理论)代替语言和言语;美国的戴尔·海姆斯(阅读习惯)用交际能力(精采理论)代替乔氏的语言能力;提倡功能系统语法的韩礼德(交际学)主张用潜势系统(语言系统)和实际行为(语言系统)的提法代替语言和言语。尽管他们不完全主张区分语言和言语,但他们存储在成员之间的潜势系统和索绪尔潜存在人们脑子里的语言系统却十分接近。^[1]由于以上原因,言语的语言学的提法几乎被人们淡忘了。

(七) 由于研究言语的语言学本身的困难

综上所述,研究言语的语言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在理论上,我们首先应该探讨该学科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必须对该学科给以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而做到这一点,不但要对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做一番细致而准确的梳理,而且还要对近百年的语言学的历史做实事求是的调查与总结。我国语言学界的现状是:极少数人对言语的语言学采取否定的观点,不少人采取回避的态度,许多人各说各的看法;以国内的语言学概论的教材为例,一些教材不敢正视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大多数教材则是在开头的总论中提一下语言和言语,后面则无声无息了;而且除了拙编外,几乎没有一本提到“言语的语言学”这一重要概念。确实,在

实践上，“异质的”言语的语言学要跨越许多学科，而且与外部语言学有交叉的地方，范围不易划清，研究起来确实存在很大的难度。

三、言语的语言学的科学背景、实质、意义与前途

（一）言语的语言学的科学背景

深入研究言语的语言学是时代的要求，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语言是人类独有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与思维工具，是文化与信息的载体。语言学之所以被认为是领先的科学之一，正是因为它灵敏地反映着时代的要求，及时地配合最重大的科技理论，形成自身独特的、对其他学科富有启迪意义的理论系统。有的语言理论甚至走在某些科技理论或其他理论的前面。例如前文谈及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关系，索绪尔语言系统论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关系，乔姆斯基形式语言学理论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后被人称为“老三论”）以及计算机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老三论”之后系统科学又出现了耗散论、协同论、突变论以及超循环论和混沌论，前三者又称为“新三论”。这些新理论产生于不同领域，使用了不同的方法，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讨论了系统结构产生的机理、系统发展变化的规律，都属于非平衡系统的自组织理论。就方法论而言，它们都运用了数学模式，从稳定性分析出发，通过非线性动力学分析和对涨落研究来弄清有序现象的宏观行为和微观起源。由于复杂性、非平衡系统和非线性、自组织现象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因此这些非平衡系统自组织理论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它们使人类对系统的认识从静态深入到动态，从结构深入到过程，从存在深入到演化，并在社会各个领域内得到广泛的推广和使用。一些专家和学者曾预言，非平衡系统自组织理论的出现将造成对牛顿力学的“第三次突破”。^{〔1〕}言语的语言学正是体现了语言研究从“由静态深入到动态，从结构深入到过程”的转变，是完全符合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

以上是“历时态”的分析，下面再让我们看看“共时态”。当今时代已进入了交叉科学的新时代，正如钱三强所说：“当今世界交叉科学正面临着—场突破，预计到本世纪末（~~20~~世纪末）还将产生一系列新的边缘学科、交叉

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本世纪(20世纪)到下世纪(21世纪)是交叉科学的时代。”什么是交叉科学?钱学森说:“交叉科学是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现代科学按基础学科分为几部分,它们相互交叉并结合为一个整体。”钱伟长也说:“目前,我国对交叉科学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学科分得过细、过长,缺乏横向联系,不能综合解决当前的经济社会问题。”^[1]言语活动是异质的,它确实跨越好几个不同的学科。交叉科学的时代要求语言学进入言语的语言学领域,言语的语言学的研究也只能在交叉科学的时代才能真正得以解决,并将继续发挥领先学科的作用。

随着科技新理论的不断出现,人类社会文化新思潮也不断更新,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后现代主义(20世纪后期)。该思潮具有开放性、多元化、个性化的趋势。反对“实质化”、“去中心”、“不确定性”、“反整体性”、“零散性”是其特点。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是其中两个代表性流派。前者以“怀疑”和“否定”为特征,对现代主义的单一、固定、封闭、简单、僵化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和抵制,代表人物是雅克·德里达(20世纪后期)等人。后者以“建设性”为主要特征,提倡“开放”、“平等”、“多样”、“多元”、“和谐”的思维方式。^[2]笔者认为言语的语言学的兴起,与“新三论”等科技新理论及后现代主义等社会文化新思潮的出现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在交叉科学的时代,它们具有同步性。

(二) 言语的语言学的实质

言语的语言学是一种联系过程到结果的相对动态的语言学

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的语言学是一种相对静态的语言学,它只研究存在于一群人的脑子里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即语音、语义、词汇、语法系统。“语言和言语不同,它们是人们能够分出来加以研究的对象。”^[3]“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4]因此,语言似乎是抽象的,其实是具体的。说它抽象,指语言是从具体的言语活动抽象出来的“心理符号”。但是,“语言符号虽然主要是心理的,但并不是抽象的概念……都是实在的东西……是可以捉摸的”^[5]。语言的语言学就是研究这种静态的、实在的、可捉摸的工具的内部结构系统。相反,言语的语言学是研究具体的人如何运用语言工具的过程与结果,因此是一种相对动态的语言学。“运用”是言语的

语言学的精髓，“动态”是言语的语言学的本质。其实，马迪内主张：“就人类言语活动，为人类言语活动而研究言语活动”，不就是主张这种动态的言语的语言学吗？

言语的语言学是一种联系语境的、外部的、交叉的、“异质”的语言学

言语的语言学既然是研究“从言语中分出来的”语言符号结构系统的语言学，那么它完全可以无视语言运用的过程，也可以脱离具体运用的语言环境等语言的外部因素，用索绪尔的话说是“同质”的“心理现象”。相反，言语的语言学则侧重研究言语运用的过程，特别重视语言运用的具体语境，例如对说话双方的各种因素、对双方所处的各种个人与社会不同环境都必须严加审视。此外，由于言语的语言学不但涉及语言信息本身，而且涉及运用信息的人以及语境，所以必然涉及语言的外部因素，也必须要有不同学科的知识，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文化学……甚至各种自然科学等交叉配合才能“异质”地进行。

（三）言语的语言学的意义

言语的语言学的意义可从外部与内部、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去分析。

言语的语言学的外部与宏观意义是指言语的语言学由于适应世界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历史上看，索绪尔提出语言的语言学在当时是适应相对论等科技理论的，而他的语言系统学说却远远早于系统论等“老三论”（索绪尔讲课是在19世纪80年代，系统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索绪尔提出的言语的语言学虽然只是一个设想，但这一设想又远远早于“新三论”等科技理论的建立（“新三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充分显示出语言学的领先作用。虽然索绪尔没有研究言语的语言学，而且在当时为了强调语言的语言学的重要性，甚至还对言语的语言学偶有贬词，但他毕竟划分出一个将来可以开垦的研究领域。这就有些像化学界的门捷列夫，他发现了化学元素的周期律，虽然他并不能把所有的化学元素统统找出来，但由于他的周期律符合客观规律，所以后来发现的化学元素无不一一出现在周期律中。后人填补了门捷列夫周期律的空白，这些空白是门捷列夫在当时无法完成的。

言语的语言学的内部与微观意义是指言语的语言学对语言学内部的

影响。

言语的语言学是对索绪尔现代语言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索绪尔认为区分语言和言语是“两条路不能同时走,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它们应该分开走”^[10]。这就明确地指出,语言的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虽然不能同时进行研究,但可以分开进行研究。第一步是语言的的语言学,第二步就应该是言语的语言学。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语言的的语言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言语的语言学也绝不能永远是一片空白。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继结构主义语言学、形式语言学之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言语交际学、病理语言学……纷纷在言语的语言学领域出现,这应该说是必然的。

言语的语言学与语言的的语言学互补才是完整的语言观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语言学的对象”一章里,索绪尔有一句话十分重要:“此外,不管我们采用哪一种看法,语言现象总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对应的,而且其中的一个要有另外一个才能有它的价值。”^[11]语言和言语、语言的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正是语言现象的两个方面。它们是不同的两个方面,又是缺一不可的。语言如果离开了言语,则是没有价值的,反之也是一样,同样,语言的的语言学如果没有对应的言语的语言学,那么也是没有价值的。索绪尔的论断十分符合辩证法,它们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语言是工具,对这个工具的内部结构应该深入研究,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当对工具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后,应该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工具的具体运用上。总之,既研究语言内部的结构规律,又研究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语境中对语言的运用,这才是唯一正确的语言观,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片面的语言观。

(四) 言语的语言学的前途

言语运用是语言的生命

综观人类语言的历史,五千多种语言里有近三分之一的语言已经消亡。^[12]事实证明,决定一种语言生存还是消亡,唯一的原因就是看该种语言还有没有交际价值,即运用的价值。语言,离开了言语,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同样,语言的的语言学离开了言语的语言学,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从某种